



铁幕下的惊天秘密

国运、生死、恩怨交织的一曲悲歌

肉之躯击灭日军原子弹计划……

沉默

CHENGUI

肖建军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THE GREAT WALL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THE GREAT WALL

THE GREAT WALL

沈默

CHENGUI

肖建军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晷 / 肖建军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55-1572-4

I. ①沉…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9396号

沉 晷

作 者	肖建军
责任编辑	杨 超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7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572-4
定 价	4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4534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 录

001 ● 楔子

008 ● 第一章 “渔夫”计划

026 ● 第二章 只能活一百天

042 ● 第三章 被捕

058 ● 第四章 我运即国运

077 ● 第五章 密裁令

096 ● 第六章 勾心斗角

116 ● 第七章 亡命鸳鸯

135 ● 第八章 “鬼屋”

151 ● 第九章 绝境逢生

172 ● 第十章 死神的请柬

193 ● 第十一章 F先生

213 ● 第十二章 比一千个太阳更亮

235 ● 第十三章 决定国运的宝石

256 ● 第十四章 医生、神父和喇嘛

278 ● 第十五章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96 ● 第十六章 “一本”

316 ● 第十七章 “钟馗”的双杀

335 ● 第十八章 血火黄浦江

355 ● 第十九章 瞒天过海

375 ● 第二十章 “这就是终结”

395 ● 尾 声

398 ● 后 记 德国和日本为什么没能在战争中制造出原子弹

不 附 + 100

附件“大事” 第一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二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三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四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五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六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七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八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九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十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十一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十二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十三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十四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十五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十六册 + 100

附件“大事” 第十七册 + 100

楔子

1941年12月8日，北平，凌晨。

朔风裹着西伯利亚的寒潮，呼啸着席卷大街小巷。整个城市都在沉睡，只有细小的雪花在漫天飞舞。

忽然，由远及近的“咔咔”军靴声打破了拂晓前的寂静。紫禁城东面的东单大街，一队全副武装的日军，在一名大尉的带领下迈着齐步匆匆前进。大尉神色肃穆，紧握军刀，在他身后，三八式步枪上的刺刀在晨曦中闪烁着冰冷的寒光。

这队日军在协和医院正门前停下了，在军官的指挥下散开队形，把门口包围起来。协和医院由前清豫王府宅邸改建而成，是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宫廷建筑的合璧之作，此时，碧绿如玉的琉璃瓦在铅灰色的乌云下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雪越下越大，日军大尉直挺挺地站在门口不停地看手表，北支派遣军司令部的命令是六点钟开始行动，全面接管这座美国人创办的医院，扣留里面的美籍人士。表上的指针终于指到了六点，大尉呼出了一口白气，带着几名士兵闯进了大门。

几乎与此同时，在日历上还是12月7日的西半球，一百八十三架涂着日章标志的飞机，开始向珍珠港倾泻炸弹和鱼雷……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黄包车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来到了协和医院门口。一个身材瘦小的青年男子拎着一只沉重的箱子下了车，看到门口有日本士兵站岗，不禁愣了一下，正想离开，一个日军士兵大踏步走过来，粗暴地把他拽到围墙下，盘问搜身，又打开箱子检查，没发现异常，才挥手让他走。

车夫袖手蹲在地上，远远地看着。

青年男子抱着箱子又上了车，因为紧张“呼哧呼哧”喘气，说：“去东堂子胡同的马二面馆。”

车夫拉起车就跑，问：“您这箱子挺沉的，里装的是啥啊？”

男子喘息片刻，半开玩笑地说：“一块宝贝，好在日本人不识货。”

车夫嘴角露出了一丝贪婪的笑容。

实际上，包括那个男子在内，没有一个人意识到箱子里的“宝贝”的真正价值。一个可以改变历史的瞬间，就在这个寒冷刺骨的清晨一闪而逝了。

1944年4月。成荫的老树环绕在北平什刹海后门，大树底下摆着各式各样的零食摊子，卖扒糕、豆汁、八宝羹、冰糖葫芦、萝卜赛梨等，还有卖玩具、卖日用品的，游人穿梭其间，有点像乡间的集市风光。不远处有一家叫做“锦合斋”的小饭馆，生意冷清，没有几个客人，墙上挂着陈旧的条幅“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楼上靠窗的一角摆着一张油桌，坐着一个肩宽背阔的光头大胡子，叫了一份烧锅酒和猪下水，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

一位神父抱着一只黑猫颤巍巍地上了楼，他清癯瘦削，脸色苍白，眼眶深陷，不时咳嗽，在大胡子面前坐了下来。

大胡子说：“神父，您最近瘦了很多，身体不好吗？”

神父咳嗽了几声，嘶哑着说：“上了年纪的人总是这样。”

“河南今春又闹饥荒了，可日本人的大军正在进攻豫中，华北铁路线上日军调动频繁，规模之大非比寻常，看这架势是要一路往南打……在冀鲁边区，那个鬼大桥一次杀了我们三百多人。”大胡子低沉的话音充满了怒火。

“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神父说完，又剧烈咳嗽起来。

“您有什么好消息吗？”

“盟军轰炸柏林，正向罗马进军，苏联红军越过了第聂伯河，太平洋上，美军登陆马绍尔群岛，开始了大反攻。”

“还有好消息吗？”

“有，所以今天约你来。你要做好准备，这里面可能涉及一个足以震动世界的秘密，将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楼下传来了“三星照、五魁手、七个巧”的骰拳声。

两人把声音又压低了几分。

神父说完，大胡子瞠目结舌，仿佛听到了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喃喃地说：“这会是真的吗？”

“也许他能给你一个答案，也许这个答案只有上帝才知道。”

“我要马上见到他！”

“这正是他所期待的。”神父说，“我提醒你，在见面之前，必须谨慎评估其中的风险。”

大胡子思忖片刻，说：“这事太重要了，再大的风险也必须冒！”

“如果还需要我为你们做什么，我一定做到。”

“神父，你做的够多了，这次也许真的很危险，你为我们祈祷就行了。”

“不，孩子，我无所畏惧，因为主与我同在。”神父干枯的手抚摸着怀里的猫咪，“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祖国。我很欣慰，因为《圣经》上的一切美德在中国人民身上都能找到，但是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间惨剧一刻都没有停歇，如果不明白不管世事多么无常，唯有主是终极依靠的话，我所见的一切会令我丧失理智。殉难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如果死亡是我事奉主最好的途径，那么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

窗外，柳色如烟，春光如潮，万里苍穹一片亘蓝，但大胡子看到的，是即将来临的风起云涌、惊涛骇浪。

1945年2月。浓雾笼罩着弹痕累累的灰色大地，雾霾中隐约可见残垣断壁的乡村农舍，一阵裹着硝烟味的寒风吹来，带来了几丝德国原野的早春气息。

鲁尔河静静流淌，河畔一座坍塌半边的粮仓，美军第九十步兵师搜索连的连长乔治·摩根上尉叼着香烟坐在巴伐利亚啤酒桶上，屁股下垫着希特勒的标准画像，一台破旧的收音机正在播放德国国家广播电台的《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他饶有兴味地打量眼前的俘虏——半个小时前，德军一架“鹳”式侦察机迫降在了他的防区，驾驶员颈椎折断当场死亡，后座的德国军官以为村庄里驻守的是德军，前来寻求帮助，没想到自投罗网。

这个德国军官栗色头发，表情冷峻，脸部轮廓分明，仿佛古希腊美男子

的雕像，他的军官证写着：迪特里希·弗里茨·霍夫勒，纯雅利安人，1905年4月出生于莱茵省阿尔滕基兴，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中校），二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部门：武装党卫队技术装备局。

摩根叫连部书记员搬来了一台打字机，开始了审讯：“我们在西边已经打到了莱茵河，在东边，俄国人打到了奥得河——形势很明了，德国输掉了这场战争，一切抵抗都将被粉碎，我奉劝你最好采取合作态度。”

霍夫勒淡淡地说：“先生，战争还没有结束，德国还有几百万武装，你们踏上德国领土之后，将陷入人民冲锋队的游击战泥沼。我们在巨大的阿尔卑斯山修筑了像克虏伯钢一样坚固的防御工事，就等着你们的到来。”

“几百万乌合之众，主力都是小屁孩和老头，这点你比我们更清楚。至于游击战？我不认为这种战术适合于循规蹈矩的德国人，德国的游击队可能会袭击火车站，但前提是他们能给每个人买到一张站台票。”摩根讥嘲地问，“你去图林根的任务是什么？你是逃兵？还是想转移什么重要东西？”从缴获的飞行计划可知，霍夫勒是从盟军兵锋下的美因茨起飞，目的地是德国腹地的图林根。显然，飞机起飞后遇到了一些技术故障，而糟糕的大雾又让驾驶员迷航了。

霍夫勒纹丝不动站立，以沉默作答。这种内敛的傲气让摩根很不舒服，他手里把玩着勃朗宁手枪：“嗨，你这该死的纳粹，我开始不喜欢你了，识相点儿，否则你的小命只值一发子弹！”

不久前德国党卫队在比利时马尔梅迪集体屠杀了大批美军战俘，使美军对党卫队的仇恨上升到了极点。如果不是霍夫勒的高级职衔，以及“武装党卫队技术装备局”这个敏感部门，摩根才懒得审讯，一枪毙了了事。

几个士兵从坠落的飞机里找到一只沉重的铁皮箱子，箱子的封条盖着纳粹鹰徽，撬开箱子，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档案文件。摩根草草翻阅了几份，有些是复杂的图表数据，有些是公函，从签章看，这些公函的级别很高，涉及德国军备部、陆军军械局、莱茵兰地区的纳粹党部和帝国防务专员等。

“告诉我，这是什么？”摩根举着一张图纸问霍夫勒，他战前是一家化工厂的工人，推测图纸当中是承载某种物质的化学反应容器，容器周围的水池则是冷却装置。图纸盖着德文“机密”字样的紫色印章，说明这绝不是寻常的玩意儿。

“一种葡萄酒的蒸馏器。”

摩根把烟头戳到霍夫勒脸上，恶狠狠地说：“我发誓会把你的铁十字勋章钉到你的头盖骨上！”他将霍夫勒的证件和整箱文件一起交给传令兵，“把这里的情况向师部报告，让上面派懂行的人过来。”

三个小时后，传令兵骑着摩托车返回：“上头命令我们马上把这个人送过去。”

摩根问：“是去师部吗？”

“不，是去列日的集团军司令部，要我们派人专程护送，不能有任何差池！”

摩根咕哝了一句：“看来，我们逮到大鱼了。”

传令兵兴奋地说：“巴顿将军会给我们发勋章的，上尉，我敢拿一周的薪水跟你打赌。”

霍夫勒得知要被带走时，整理了一下仪表，军装风纪扣严严实实，皮带扎在第四粒纽扣上，靴子也擦拭一新，接着提了一个请求：“请给我一支烟。”

围观的美国大兵们吹起了口哨：“瞧这杂种。”

摩根递上了“骆驼”牌香烟。

霍夫勒礼貌地表示：“对不起，我可以抽自己的烟吗？”他一进村庄就被美军逮住，猝不及防，随身的物品——从军官证、飞行计划、鲁格手枪到朗格手表、笔记本、钢笔、香烟——统统都被收缴一空。

摩根将那盒“ATIKAH”牌香烟还给了霍夫勒，对美国人来说，这种用土耳其烟草做成的德国香烟味道就像烤马粪，没人稀罕。

霍夫勒说了声“谢谢”，从烟盒中找出一支点燃，平静地说：“上尉，今天是你的幸运日。”

摩根漫不经心地说：“是吗？但对你来说就不那么幸运了，不过你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如果我能够再次选择的话，我将和同志们在同样的笔直道路上前进，它的里程碑是：民族、忠诚和责任！”霍夫勒话音一落，嘴里发出“咔”的一声轻响，一头栽倒在地上，面色紫绀，全身痉挛。

摩根猛然明白了——这个死硬的纳粹分子咬碎了藏在香烟里的氰化钾胶囊！

美国人使劲掰开霍夫勒的嘴，卫生兵也赶来了，但一切都是徒劳的，霍夫勒很快停止了呼吸。

一天后，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军上校仔细检查了霍夫勒的遗物，除了那箱文件，他最感兴趣的是夹在笔记本的一张照片——这是三人的合影，左边的人就是霍夫勒，右边两人却都是东方人面孔，从气质打扮看都是学者，背景是柏林的勃兰登堡门，照片有些泛黄，看来是几年前拍摄的。照片的背面用德文花体写着一句话：“F：夺去全世界的人我也不在乎，只要帕特罗克洛斯永远在我身边。”这句话，与笔记本扉页那句俾斯麦的名言“我的全部都奉献给祖国”格格不入。

照片上的两个东方人是谁？那个字母“F”又代表什么呢？是某个地名或是人名的缩写吗？

旁边的副手见他盯着照片怔怔出神，问：“上校，这个纳粹真的很重要吗？”

“他可是上了华盛顿名单的！我手里有他的详细资料：哥廷根大学原子物理专业的高材生，早年进入威廉皇帝研究所工作，是个实验天才，这或许是他与武装党卫队技术装备局建立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凭这一点他就不必冲锋陷阵了；我不久前在巴黎会见了约里奥·居里夫妇，得知两年前一帮德国科学家造访了他们的回旋加速器，其中就有他；更妙的是，这位先生还精通日语——这还不够吗？”

“可惜他死了，不然的话……”

“我更感兴趣的是没死的人——他身边那两位神秘的同伙。”

“这两个人现在可能远在地球另一端。”

“是的，那里有我们最顽固的敌人。”上校眼望东方，“德国的覆灭就在眼前，我们的目光要看得更远一些。”

胖胖的荷兰籍物理学家被请到了照片跟前。

“古特史密特博士，您多次访问过日本，认识他俩吗？”上校指着照片上的两个东方人问，“请仔细想一想。”

古特史密特以手抚额，端详了一会儿照片，指着照片上最右边那个矮子说：“这位应该是兼藤一三先生，日本人。”

“兼藤一三是物理学家吗？”

“确切地说，他是地球物理学方面的专家，一个在科学道路上孜孜不倦的跋涉者。”

“他在学术上有什么建树吗？”

“他是《东亚地质》杂志的编委，大阪帝国大学教授，日本地质学会的副会长。”

“《东亚地质》……”上校拧紧了眉头，他的脑海里检索不到相关的信息。

“恕我直言，这是我们工作上的缺失，我们不能只盯着一边。”古特史密斯说，“实际上，日本也拥有自己的出色的原子物理学家：仁科芳雄是尼尔斯·玻尔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朋友，荒胜文策实现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次人工原子核撞击实验，他们还有长冈半太郎、嵯峨根辽吉、菊池正士、水岛四郎……就连籍籍无名的彦坂忠义，居然早在1932年就第一个提出了‘原子核的壳模型理论’。”

上校点了点头，相比德国科学家，日本科学家与外界的交流很少，更难以掌握确切的信息，切不可掉以轻心——也许日本人的进展比美国估计的更快——这是他最担心的！

“至于这一位……”古特史密斯的手指移向照片中间的那个相貌清秀的男子，摇了摇头，“我实在没有印象。”

“也许这位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个中国人。”上校的脑海里忽然闪现一张锁孔里偷拍的照片，两张照片里的人的五官特征渐渐重叠起来。

几天后，一张列表放在了上校跟前，上面是兼藤一三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标题：《放射性金属矿床勘探多元地学信息复合分析技术》《南满菱镁石、铁矿石、铀矿石的原子配置及射线检查》《石川郡火山岩与铀成矿的关系》……

上校立即叫来了副官：“给五角大楼发电报，告诉史汀生部长，我必须马上动身去一趟中国重庆，要以最快的速度安排行程！”



“渔夫”计划

1945年3月初，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下，白公馆。

这个季节的四川盆地常常是阴雨连绵，多日见不到太阳，故有“蜀犬吠日”之说，今天太阳照样慵懒地躺在厚厚的阴霾里，吝啬地撒下点点日光，枯草上凝结着的霜露闪闪发亮。

一乘滑竿来到紧闭的大门口，一个青年军官跳下滑竿，抬头望了一眼门楼上雕刻着的“香山别墅”四个大字，从旁边的一个小侧门进入馆内。这个军官佩戴少校领章，浓眉方颌，体型清瘦，右腿微瘸，他名叫叶葆恒，在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任职副股长。军令部第二厅是被军统高度渗透的单位，其下辖四个处中，第三处负责情报的组织、搜集、整理和宣传工作，处长就是军统的二老板郑介民，处长、科长以下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军统分子。

白公馆是一幢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别墅，原为四川军阀白驹所建，现在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下简称“中美所”）美籍工作人员的招待所。这里群山环绕，林木掩映，环境幽静，但叶葆恒却无暇观赏景色，因为刚刚接到军统局总部第一处国际科打来的电话，命令他立即赶到白公馆接受调查。电话里没有说明是什么调查，但急促的口气让叶葆恒有些忐忑，白公馆现在是美国人的地盘，不知自己哪里出了差错惊动了这些洋人。

在公馆里迎接叶葆恒的，是中美所的中方参谋长兼东南办事处主任李崇诗少将，以及主任秘书潘其武上校，两人都是中美所的军统重量级人物。

叶葆恒见状，心跳加速，立正敬礼。

李崇诗见他神色惴惴，说：“年轻人，不要这么紧张嘛，美国人就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他们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记住，一定要据实回答，不要隐瞒，更不能捏造，明白吗？”

叶葆恒应了一声“是”，偷偷观察了一下李崇诗和潘其武的脸色，但看不出端倪，忍不住问：“究竟是什么事？”

潘其武做了一个进屋的手势：“进去就知道了。美国人很重视这件事，你要好好配合。”

进屋后，有三个美国军官等在那里，一个是中美所的美方参谋长威廉·贝乐利中校，一个是拉萨尔·费舍尔少校，是美国陆军部情报局远东处处长鲁弗斯·布拉顿上校的副手，他是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这两人常在军统活动，叶葆恒曾经见过；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上校，秃顶鹰眼，表情冷峻而威严，此人从未谋面，据介绍名叫鲍里斯·帕西，但没有说明他的部门和职位。

潘其武毕恭毕敬地向美国人介绍叶葆恒的情况。帕西上校用令人生畏的目光打量着叶葆恒，叶葆恒只好低头回避这种不友好的目光，他发现自己的资料其实已经用打字机打印出来，这张纸就攥在帕西手里。

潘其武话音一落，帕西就说：“先生们，我想，会谈可以开始了。”

于是，潘其武等中方陪同人员全部退出，他走出时朝叶葆恒使了个眼色，似乎是说“别搞砸了”。

叶葆恒被带到了屋后的一间地下室，里面空荡荡的，中间摆着一把铁椅，角落里有一架打字机。美国人示意他坐在椅子上，将他的胸口与手腕绑上电极，这些电极通过电线与审讯室另一头的奇怪机器相连。这部机器很复杂，占了半间房子，全部是电气操纵。叶葆恒是技术型军官，他猜这就是刚运来的美国测谎仪，据说，电门打开后，受审者每说一句话的心理状况和生理变化，在机器的仪表上都能显示出来。

叶葆恒正对的是一面镜子，帕西上校等人站在镜子后面的房间里。这是一面单向镜子，在叶葆恒看来是普通镜子，但站在后面的人看到的则是一面透明的玻璃，对方任何细微的神情变化都历历在目。

叶葆恒坐在冷冰冰的铁椅上，被地下室混浊的潮气包绕，感到很不舒服，更令他不舒服的是美国人的做法——至于上测谎仪吗？他怎么说也是一个堂

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老美这么做，简直是把把当成嫌疑犯，毫不尊重他的人格、国格，这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西药？

当下由帕西提问，费舍尔从旁翻译。叶葆恒见屋子里都是黄头发高鼻梁的美国人，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这阵势本身就说明了“会谈”的特殊重要性。过去，美国人到衢州、玉山调查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情况时，也是自带汉语和日语翻译，审讯时不让中方人员旁听。叶葆恒心想：“难道鬼子又在什么地方使用了杀伤力巨大的秘密武器？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话筒扬声器传来的瓮声瓮气的问话打断了叶葆恒的思绪。首先是一般情况的询问，姓名、年龄、籍贯、家庭关系、军衔、职务以及基本履历，这些美国人都事先知晓，他重复了一遍：“民国七年生于广东台山，未婚，父母双亡，有一个也在军统任职的兄长叶葆杰……”关于服役经历则回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干部训练班毕业，抗战爆发后，随独立炮兵第十团参战，民国三十年调职军委会后方勤务部军械处，因检修炮弹时发生爆炸事故负伤，后在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和军令部第二厅任职。”

帕西问：“你懂德语，什么时候学的？”

这是一个履历中不曾提到过的问题，叶葆恒回答：“能看懂一些，但说不好。”

帕西转而用纯正的德语发问：“你去过德国吗？请用德语回答我。”

“没有。”

“上过德国人的教会学校？”

“没有。”

“那你的德语是跟谁学的？”

“我大哥。他少年时曾在德商礼和洋行当过三年学徒，后来又去德国留学，德语很好。”

叶葆恒的德语有些磕磕绊绊，但基本意思能说明白。

帕西嘀咕了一句：“礼和洋行？”

费舍尔有中国生活经历，解释说：“德国卡洛威茨公司，从事军火贸易。”

“谈谈你的兄长吧，他为什么要教你德语？”帕西换了一种语气，见叶葆恒的德语有些吃力，为了避免词不达意，补充说，“你可以说母语。”

“当年我刚进军校时，中德关系还不错。我哥哥说，德国的工业科技很

强大，我们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就要向他们学习，学习首先要从语言开始。”

一提起兄长叶葆杰，叶葆恒心头就流过一阵暖流。父母早亡，大他十岁的哥哥是唯一亲人，长兄如父，他从小在哥哥的扶持下长大，哥哥早年就参加了军统，抗战期间长期潜伏沦陷区，他正是在哥哥的感召下参军入伍，最后走上了现在的路。想来也是敌后工作特殊性的缘故，已经一年未得哥哥的音讯，他甚是挂念。

帕西没有接下去问话，话筒扬声器传来了“窸窣窸窣”翻动纸张的轻微声音，叶葆恒心中一动：“看来美国人在看我哥哥的资料。”

片刻之后，美国人递给他一张照片：“请仔细看一看，认识这个德国人吗？”

这是一张翻拍的德国军官证的标准照，照片上的人浅发碧眼，军装笔挺，脸露倨傲之色。

叶葆恒捧着照片看了半晌，说：“没见过，不认识。”

帕西透过玻璃盯着叶葆恒的面部：“确定吗？”

叶葆恒当然明白，重复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他努力从记忆中寻找这个德国人的痕迹，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费舍尔仍不甘心：“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重复的盘问让叶葆恒倍感受辱：“如果老是重复这种无聊的问题，那你们是打算问到明天天亮吗？”

帕西转过头来，监视仪器前的美国军官向他耸了耸肩，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请冷静，少校。”费舍尔给叶葆恒倒了一杯水。

等叶葆恒喝完水，监视器上的心率平静下来，美国人又递来一张照片：“见过这个人吗？”这也是一张翻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戴着圆圆的近视镜，留着牙刷似的小胡子，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神态像是个日本人。

叶葆恒还是不认识。

“那么这个人呢？”

第三张照片上是一个眉清目秀、气质儒雅的男子，背景和第二张照片差不多，应该从同一张照片翻拍的。

叶葆恒一见此人，立即说：“这人我见过，他就是‘章鱼’！”